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晉 葛洪稚川撰

廣譬卷第三十九

同卷十

志二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金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乎。凡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棲鴻階助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于玄一者。則形神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瓊案。儼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藏。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氷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絪于憑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樽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高華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眾。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鱗角鳳爪。不必為關。設故雋生。不釋劍于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已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乃可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王。盈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敵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抱朴不奮。搏于度外。鷹鷂不揮。翻以妄擊。若廟算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輒羽之。後漢書。抱朴之妻。涕鏡朝菌之試。干將。差續之犯號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于天。則清景暗于地。根莖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于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于外者。或患生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氷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纊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含洪。芬而去繁柯。敗源失本。魁不枯。訖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絺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溫素可以匡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飈謐氣。則轉蓬山峙。修網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于江海。豐朝陽之林。

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于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蠱。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茲。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于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于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聞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差于機。則尋常違于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淆。則棄倫攸數。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眾者。

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于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益沸溢，則增水而減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覲覲之姦，則不可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鵠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譴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驚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雷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舍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賊，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殪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數息于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散職，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磻礪；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為羣。

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鱗鰈襲絳虬於淵渚驚蹇黠駭駭於坳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紵於泥濘則見者驚咤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于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怠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瞻故觀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垓凌風蹈雲不躍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長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燭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寔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而凡夫朝為螭翼之善夕望正

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而越滄海企伫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掠禽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秦霍為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驅虎虓闕不能威蛟螭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眾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身聚蝎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颶風為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

倫之士集。玉帛幽和。則上國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于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竊奇於溺簣。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抱朴子曰。焦冥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戾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為蜚螻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聽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狝。不可以釣鱗。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濇。處貴者。眇怨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鷹隼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蛙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旋盤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載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擯舉。不及義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康哉。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輶。而不能致音乎聾瞶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氷慘慄。而不能凋歎冬之華。朱甍鏤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礦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聞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又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解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君舍金者焚鑠，草任藥者翦掘。刀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冢，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

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為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融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沉賤故莊菜抗遺禁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曹列播志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實真而罰偽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于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固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于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賢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顯著而罪彌深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攝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隆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于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四顧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濁，不可以方洛汭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鴻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衰藻之燥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棘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虜。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跣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于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而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方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 辭義卷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並蕙芬馥，非容氣。

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豈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以開溢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眾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章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漭而不淵濶或得事情而辭鈍達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閻子自料強于蕪之達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眾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豈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沉深之弘遠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驚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蒞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弱也繁華暉暉則並七曜以曜高麗沉

微淪妙則齊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決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猶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同卷

志三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魏我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沒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盼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躊躇忽之如此積習則忘絕肆之臭裸卿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于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猶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于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胷間伯陽以道德為首周莊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靈芬烈於罔極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軒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

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宜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雕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馬。不免於脚剝。上梓之盈桀。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艷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畫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礱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礫迂澗。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殿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振原憲之貧。觀藥藏之薄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轄。管青鑄騏驎于金象。不如驚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止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磬礫以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褰。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秀。未若步武之黍稷也。

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沉昧。不知八絃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煇朗。遊潢潦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卑。不悟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木竦於都廣。沉鯢橫于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圖之下。荆華之巔。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功。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綉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

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錄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譬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藏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匱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卻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瀉烈。始於原道。倣貞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瘡淫痺而刖足。患義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所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添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踳躐於泥濘之中。而沉滯乎不移之困。子書被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仍難